

荒漠古城之谜

杨正昌



I247.5
872

BK55/18

荒漠古城之谜

杨正昌

新疆人民出版社



B010471

荒漠古城之谜

杨正昌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中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5印张 6插图 168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098·129 定价：0.65元

目 录

楔 子	荒漠喋血	1
第一章	隐 迷 篇	19
第二章	解 迷 篇	76
第三章	揭 迷 篇	199
尾 声	古城瑞雪	262

楔子 荒漠喋血

公元一九二〇年八月三日。一支配备有七峰骆驼的五人探索考古队从新疆喀什噶尔城出发，两天后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过六天的行程，在东经 77.3° 、北纬 38.7° 找到了目的地——一座被流沙淹没了的古城。整整五天半，他们冒着酷热四处搜寻，脚印遍及方圆数公里，发疯似地挖掘了几十处废墟。然而，除了翻腾出一些杯盘碗盏之类的古物外，他们的目的并未达到，要寻找的一宗可以震惊世界的无价之宝——一箱宋代宫廷所藏名画，仍然渺无踪影。

时值盛夏，烈日当空，天上没有一片云，地下没有一滴水，空中没有一丝风。一层灼热的气流腾腾袅袅裹着大漠，温度高达摄氏 50° 以上。极目望去，见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根草，只见黄沙漫向天际，和那在沙海中疏疏落落露出一星半点的断墙残垣。这里，找不到一只甲虫，寻不见一只飞鸟，四野死一般静寂，炼狱般燥热，没有一点活物的生气。这块被沙漠高温烧焦了的宝地，已被人世间遗弃六百余年了。

此刻，这五个疲惫不堪的男人歇息在一堵破墙的背阴

处。他们穿着灰白色的石英隔热夹衣裤在沙砾上或坐或靠，默默地各自想着心事。

约克逊，这支考察队的发起人兼领队。他有一张面皮绷得紧紧的狭长脸，深眼窝，鹰钩鼻，高个头，长手长脚，瘦而不衰，精干利索。从外表看，他五十挂零，实际上，已年近六十。葡萄牙血统，无国籍。从少年时起就在四海奔波，说得好听点，是从事考古探险这一崇高科学事业的，其实是一个有点学问的江湖大盗，专干盗窃、倒卖、走私文物和艺术珍品的勾当。他的青壮年是在欧美各国和非洲度过的。除干他的“考古”事业外，其它如倒卖黄金、走私鸦片、行窃博物馆、杀人越货等等一个吃“国际饭”的好汉能干的，他都干过。四十一岁那年，他从一位有识之士口里得知，广阔富饶、满地是宝而又贫弱落后的中国，是一个冒险家的大乐园。于是他花了一张船票钱来到中国。十多年来，他挂着学者、教授、专家的招牌，打着探索考古、研究东方文化的旗号，几乎踏遍了长江、黄河流域，造访了无数名胜古迹、名山大川。由于他那自认高明的奸诈手段和练就的小偷伎俩，干下许多漂亮的肮脏事。其主要“业绩”如下：一九〇五年，他从敦煌千佛洞地下暗室里窃出十六部金粉书写的汉文与婆罗米文的佛教经典；并用新研究出来的化学胶水与布匹，粘去了著名的唐代壁画三十六方，其中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迎金佛等珍贵历史故事画。一九〇七年，他在新疆楼兰发掘出了一批属于公元二世纪的文卷。同年，他在吐鲁番高昌古城发掘出大量文卷抄本和唐宋丝绢玉瓷等

艺术宝物。一九〇九年，他从故宫窃走了五十余件清宫的官窑瓷器。一九一三年，他把陕西宝鸡出土的中华传世文物中的精华西周柶禁——一组酒器和一个铜案、易县出土的齐侯四器以及名贵古画宋人摹顾恺之洛神图卷偷运出境。这一时期，他还在西安附近盗走了世界首次发现的恐龙卵。一九一四年，他勾结华人奸商，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壁上的北魏浮雕“帝后礼佛图”敲凿盗运。这是保存了一千多年的世界雕刻艺术中最优秀的代表作，被他敲成了碎块。他把盗取的中国文物，装箱出洋，运往东西方各国，高价卖给一些艺术博物馆，得到了数以万计的马克、英镑、法郎、美元和金卢布。这些成就，使他从一个混江湖的穷汉一跃而为在欧美七家大银行里存有巨款的富翁，成为响当当的什么皇家地理学会的名誉会员、什么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主任、什么大学特邀文史教授……因此，他太爱中国了，要不是中国，他那一张值六十美元的船票怎么能变成数百万美金？他对中国爱得如痴似醉，恨不得将中国几千年积累下的各种文化艺术珍宝搜刮一空，搂进怀里。虽然他年事已高，金钱地位，已足够供他在各方面的享受了，但他多次讲过：“生命的支撑点，在于不满足。”他不断地寻求发财的线索，从不放过发财的机会。这次之所以来新疆，就因为他发现了一大宗宝贝的线索，抓住了他自认为能一下子挤进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行列的绝好机会。

三个月前，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一天夜里，一个面目清秀旁听文史课的中国学生敲开了他的门，拿出一叠破旧的文

卷，说这是他那喜好文物的父亲生前在吐鲁番墓葬出土时收集的，请他辨别文卷和文卷中所述事实的真伪。他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些极有研究价值的元朝初年的文卷，特别令他惊喜的是，其中有一份私人笔记，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南宋末年，宋朝宫廷中有一位名叫陈文长的掌管文库的御史。在公元一二七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攻陷南京、南宋王朝覆灭之时，陈御史为了不让宫廷珍宝落入异族手里，将其纷纷转移藏匿，而把十幅最有价值的名画装箱携带，逃出了南京城。元世祖称帝后，下令对他通缉。陈御史被迫远走高飞，最后，带着那箱宝物流落到新疆南部。当时在叶尔羌河左岸有一个小国叫尼雅，尼雅国王尤力孜收留了他。陈御史在这里施展了他的才能，帮助国王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创革文字、富国强兵。国王对他大为敬重，与他歃血结拜，情同手足。十年以后，尤力孜与陈御史相继去世，那一箱名画也就随同陈御史埋入了皇陵。

这件事难道是真的么？即使是真的，这记述此事的人又从何而知呢？约克逊带着疑问又仔细阅读了这份笔记，从中得知：

写这份笔记的叫崔一郎，是陈御史的学生。从陈御史逃出南京，辗转流浪，直至尼雅落脚，这崔一郎一直在他身边，同他患难与共，是陈御史的助手和最为知己的朋友。陈御史临终前留下遗言，说是国家不幸，战祸连年，这箱名画是中华国宝，万万不能毁于兵燹。他死后要将名画随他入葬，由崔一郎世代监管，待战乱平息民族中兴之时，起画献

与国家。陈御史死后，崔一郎恪守遗言，守候在尼雅。不料十数年后，叶尔羌河改道，尼雅缺水，瘟疫蔓延，十室九空，幸存者争相逃亡。这崔一郎的家眷也染疾殆尽。他相持到最后，实在无法再在尼雅立足，才恋恋不舍离城远去。不久，他病逝在吐鲁番。死前，他将这有关名画的一切史实作了记述，并在结语中希望后人能将这份国宝起出，完画归国。

崔一郎的笔记，使约克逊欣喜若狂，象苍蝇见蜜，饿狼见肉，心中顿时发了狠：干！不惜一切地干！把那箱宝贝弄到手！他心里虽是这样想，脸嘴却没有这样露。他拍着那个满面稚气的青年的肩膀说道：

“啧啧，年青人，用你们中国话说，你是福星高照，鸿运来临。这儿张纸，它价值连城！名画一旦起出，它将轰动世界，将给你们文明的古国增添灿烂的光彩。而你，也就将在这灿烂光彩的云雾中上升、上升，摘取荣誉的花环，领受崇高的奖赏！”

青年学生听了这番话，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不不，老师，我不是为了荣誉和金钱来找您的，我是想得到您的帮助，起出名画，献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

“哦！”约克逊故作惊讶地感慨了一声，伸出双手亲热地扶着青年学生的肩膀，不无激动地说：“好，好样的！有出息，有志气呀！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倒有如此高尚的爱国之心。我很感动，很感动。作为学者的我，作为中国人民好朋友的我，当然应该帮助你，无私地帮助你。这样吧，由

我出钱组织一支探索队，我们一道去新疆探宝，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至于他那对名画的强烈占有欲，却深藏在心里。这内心的秘密，世间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他培养了数年的得意弟子和心腹帮手——正坐在他身旁沙堆上的杰尼。

杰尼二十七岁。他皮肤白皙，四肢匀称，一头浓发，面孔俊美。乍一看，很象一个体操健将，或是一位芭蕾舞团跳王子的角色。及至观察他谈吐举止，又极象一个风度翩翩的英国年青绅士，其实，他并非出身名门的贵族公子，而是一个俄国皮货商与一个希腊妓女的私生子。生出来，即遭遗弃，被卖艺浪人收容。十一岁时从杂耍班逃出，进入人海挣扎。他从东欧窜到西欧，又从西欧荡到北欧。短短几年，一个流浪儿所能尝到的滋味他全领教过了。屈辱与饥寒，在他心中燃起对人类的怒火；贪欲与邪念，促使他熟练了坑蒙拐骗术；机遇与必然，成全他加入了盗匪行列。从此，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诸如行窃银行、倒卖毒品、武装走私、行凶斗殴、拐卖幼童、奸骗妇女……直到二十一岁那年被法国警察投入监狱。三个月后，他越狱潜逃，扒上一艘远洋货轮，来到了中国上海。不久，他偶然碰到了正在龙门石窟盗窃北魏浮雕的约克逊。约克逊当时正需要找一个可靠能干的人帮他盗运浮雕出境，便一眼看中了杰尼。而杰尼正囊中空空，只要报酬优厚，他是什么都愿意干的。这样，两人一拍即合。杰尼顺当地完成了盗运出境的差使，得到一大笔钱。从中，他破天荒第一次悟出了这种职业的好处：约克逊这种

明目张胆的抢劫，比起他过去干的那种鬼鬼祟祟的偷盗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哟！于是他拜约克逊为师。几年来，他对考古那一套学问狠下了点功夫，对约克逊更是毕恭毕敬，既做学生又当仆从，既充当助手又兼保镖，成天不离左右。这回到新疆寻宝，自然有他。

考察队里的第三个人便是那个提供这次探宝资料的燕大旁听生。他名叫柳文青，二十四岁，眉清目秀，中等身材。父亲是燕京大学文史系从事劳作的公务员，年长日久，对考古兴趣愈浓，尽管学问不深，但爱收集那些专家们不屑顾及的资料，而且希望儿子将来能从事考古。他死后留给柳文青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资料，其中就有那份引出这篇故事来的崔一郎笔记。柳文青虽然举止斯文，但内心却是个热血充盈的青年，他矢志投身于为国家为民族的考古事业。不过，他走了一条不问时事而专钻书堆的途径。他为人正直诚实，可未免过于天真，易于轻信，以致错把珍贵资料给了约克逊，惹出了后来的一场大祸。此次同约克逊到新疆寻找宝藏，他信心很足、满怀希望，毅然辞别了有孕的妻子玉娥，朝气蓬勃地踏上了万里迢迢的征途。一路上，他吃苦耐劳，毫无怨言，在荒漠古城的劳而无获，也没有使他气馁与灰心。此刻坐在沙堆上，仍在想着那箱古画……

那靠卧断墙年青人叫岳富财，是考察队的第四名成员。他的老爹就是那臭名昭著的奸商岳明。他本是北平城里的一名纨绔子弟，这次参加考察队是岳明的坚决主张。岳明一听到约克逊要到新疆探察的风声，立即带着儿子去见约克

逊，请求约克逊带他这个愚侄出去见见世面、学点本事。当然也还有一层心照不宣的意思：万一有油水，可以分得一份。约克逊不好推托，只好把岳富财带上。岳富财长这么大，哪受过长途跋涉、野外劳作的辛苦！他瘦了许多，圆鼓鼓的面庞象泄了气的皮球，两颊塌了下去。加上风沙磨、骄阳灼，他那张松垮垮的面皮恰似皱皱巴巴的哈密瓜皮。他早就不想干了，但既然出来，回又回不去，只好拖着干到底。这会他闭着眼在回味以往的欢乐……

考察队的第五名成员叫热合曼，维吾尔族，壮年汉子，肤色黑红，筋骨结实。他原本是个单身长工，因帮助巴依（财主）的养女同情人私奔，被巴依毒打，当正要被拴在马尾巴上活活拖死的时候，被约克逊一行撞见，约克逊用一百块银洋买下他一条命，他就作了考察队的向导和仆从。

五个人正在歇息，忽然，传来骆驼嘎哑的鸣叫，此起彼落，声音异常急迫。

热合曼站起身，不安地眺望远方。骤然间，他脸色剧变，惶恐地喊叫道：“风来了！恶风来了！”

约克逊等人慌忙起身，顺着热合曼手指的方向，看见一团浑浊的黄雾伴着呼啸的风声，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瞬间，一股先头风掀起他们的衣角。

“快跑！”约克逊大叫一声，五个人拔腿跑向一处废墟。刚刚进到避风处，那暴烈的狂风怒号着横扫过来，掀起万丈黄沙巨浪，刹那间，天空飞沙走石，昏惨惨，暗淡淡，

睁眼看不得一尺开外，咆哮如雷的声响震人耳膜……

他们躲进的这处废墟，是一座被流沙淹没了的大建筑物，顶上和四周虽被沙子覆盖，里面却宽敞，有一间古老的大厅，约剩五十平方米的空间，还套有几个小一些的内室。他们头一天到此，就选择这里作为基地。骆驼、装有淡水的牛皮袋、食品等等均安顿在里面。晚上就在内室睡觉。

他们从唯一的入口——一个四米见方的缺口进到废墟后，担心缺口会被风沙堵住，尽管这里背对风向，约克逊还是叫热合曼拿把锹在缺口处守着，铲去渐渐积高的流沙。其余的人进到内室歇息。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风势不见减弱。柳文青背靠土壁，漫不经心地用短锹柄敲打着地面。敲着敲着，他突然觉得声音有些异样：不是瓷实的咣咣声，而是空洞的冬冬声。

“你们听，下面好象是空的。”他说，又敲了几下，“挖挖看吧？”

“算啦，别白费劲啦。”岳富财有气无力地答道。

杰尼没吭气。

约克逊说：“试一试。”扭亮了手电，为柳文青照明。

柳文青挖了一阵，约有两尺深，叫道：“碑，有一块石碑！”

约克逊、杰尼凑过去看：一块刻着古突厥文字的石碑露出一角。约克逊懂古突厥文，他借助手电的光亮，辨认了一会，说：“墓碑，国王的墓碑，挖！”声音中透出内心的

激动。

几个人仿佛倦意全消，顿时来了精神，奋力挖掘。不一会，一块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石碑平躺着呈现在他们面前。

约克逊吩咐：“把撬杠拿来。”

柳文青、杰尼忙到大厅里去取来撬杠，四个人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把石碑撬开，挪到一旁。石碑揭开，下面是一条黑洞洞的通道，一股阴冷的凉气扑上来，袭入鼻孔寒冰冰直钻脑门。岳富财直往后缩。

“下。”约克逊打着手电领头顺着石阶往下小心地走去。柳文青、杰尼跟在身后，岳富财犹犹豫豫走在最后。约下了六、七十级石阶，来到一条甬道，走完甬道，碰到一堵厚重的石门。

约克逊说：“这就是墓门。一般说来，进这种大型古墓，不应该从墓门进去，因为……”他耸耸肩，“太危险。”略为停顿，好似自言自语：“嗯，怎么办呢？从旁的地方进，看来更没可能，碰碰运气吧。”他画了个十字，戴上薄薄的橡皮手套，开始仔细敲摇石门周围砌的一小块块石头。他这个盗墓老手，终于找见了开门的机关，随着他搬转门楣右上角的一块圆石，轰轰然，石门缓缓开了。象传说中的神奇故事，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打开了大门。岳富财惊吓得毛骨悚然，转身就跑。约克逊一边卧倒，一边喊道：“快闪开！”

约克逊话音刚落，只听“嗖嗖嗖……”十数支铁杆箭从

门里边射出，从他们的头顶、胸前掠过，撞到石壁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柳文青、杰尼紧贴石壁，惊魂未定，又听见约克逊大叫一声：“快跑！”他俩跟着约克逊和岳富财急匆匆往外跑。待他们跌跌撞撞爬上台阶来到大厅，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了。

热合曼惊讶地看着他们，岳富财吓蒙了，昏头昏脑还要朝缺口外的风沙中跑。“站住！”约克逊把他喝住。他转过头，用那双惊惶的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又看看在他们身后有没有什么怪物追来……

“老师，怎么啦？”柳文青问。

约克逊答道：“毒气，墓里边有毒气。”

杰尼问：“那怎么办？”

约克逊答道：“不要紧，等里面有毒的气体同外面的空气流通以后，再进去。”他的话，使其他人绷紧的心弦放松了许多。

过了有一个小时，热合曼目送戴上口罩的约克逊他们又从甬道下去了。他依然拿起铁锹，忠于职守，站在缺口处清除着不断聚积的沙子。外面仍然狂风怒号。

约克逊他们到了石门跟前，用手电往里面照射了一阵，见无异常现象，就小心翼翼进了石门往里走。岳富财没有跟上。在他眼里，那石门好象妖魔张开的大嘴，一进去就会被吞噬，再也出不来。他越想越怕，转身要往回返。这时，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临别前的嘱咐：“要发财就得冒险，不冒险

就发不了财。”他牙一咬、心一横，硬着头皮踏进了石门。

这座古墓正是六百多年前尼雅国王尤力孜的皇陵。墓的结构复杂，属于洞室墓，墓室分为前室、后室、主室、侧室。在主室正中，有一架铺着厚绒绒虎皮纹毛毯的梯架式葬具，上面仰面平躺着一具木乃依：黑发、深目、高鼻，戴王冠、着金珠饰服。约克逊说：“这必定是国王无疑了。”

在国王头旁，有一个镂金镶银的盒子。约克逊打开它，里面盛满了珠宝：玛瑙、翡翠、猫儿眼、祖母石、玉珠金练……这些宝贝，在手电光映照下，碧光流波、晶莹滑洁、七彩耀眼……四个人看呆了，尤其是岳富财，生怕这不是真的，看一看、揉揉眼，揉揉眼、看一看，什么危险恐惧，已抛到九霄云外。

约克逊盖上盒子，放回原处，说：“找到画再取。”

他们在前后室搜寻没有结果，最后进入侧室。一进去，四双眼睛不约而同被一个箱子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安放在一具木乃依旁边的银白色箱子。四个人抑制住心跳，慢慢向它走过去。

到了跟前，看清了，这是一个用白银打就的箱子，盖缝涂有一圈封漆，箱盖挂有一把铜锁。约克逊蹲下身子，掏出匕首刮掉封漆，用小钢锤砸掉铜锁，轻缓地打开了箱盖，在三支手电的光亮中，他们看到了一张素绢，上面赫然用隶书写着八个大字：

盗我国宝 天诛地灭

在这狂风怒吼的荒漠，在这阴森的古墓，在这死尸的近旁，这八个大字显得格外触目惊心。约克逊的心顿时冬冬直跳，他恍惚觉得这几个字象圣经中所说的末日审判的剑，地狱中的火，他不由左右看看，眼光落到了死者的脸上：那张脸仿佛在发怒，双眼在狠狠地瞪着他……他急忙回过头，又看到了那八个字。“天哪！上帝呀！这笔力道劲、墨迹鲜润的八个字，就象是身旁的这个陈御史特地为我约克逊写下的，而且是刚才写下的……”约克逊想到这里，突然感到一片寒栗自尾椎骨直爬到后脊梁。他心发慌、头发晕，连忙用手捂住了脸。

“怎么啦，老师？”柳文育的一句问话，使他回过神来。

“没什么，这里空气不好。”约克逊恢复了常态。他动手揭掉了那张字绢，细心地拣去一碰就碎的包袱皮，一叠古画轴卷呈现在眼前。约克逊把它抱出箱子，放在地毯上，先察看画目，然后一幅幅翻阅，嘴里念叨着：“啊！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难道是真迹？哎呀，是真迹……嗯《游春图》——展子虔；《步辇图》——阎立本；《天王送子图》——吴道子；《虢国夫人游春图》——张萱；《免胄图》——李公麟；《芙蓉锦鸡图》——赵佶；《踏歌图》——马远；《牧马图》——韩幹；这是什么？《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哎呀！我的上帝，这是《清明上河图》哇……”

约克逊面对这些中国古代名画，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他嗓音变了，手在哆嗦，下巴在颤动……他的三名学生，受